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水

經

注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
凡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
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
合靈宇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
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
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宜意
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
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

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
 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
 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
 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
 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
 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
 大川相閒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
 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
 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縣古芒

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
川渠隱顯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
稱枉渚交奇洄湍決瀆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
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
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

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瑋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袁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竝爲補正以數百

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真却以殘山將剩水

竟如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審無術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

分析破碎殊無體例是書亦其一也

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

酈道元仕于北魏雖曾出使關中而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即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爲考訂祇據傳聞所及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齟也古今略異究堪循悉心編纂誠宜獎觸

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
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
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
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
見于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
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瑋所校
盛行于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
各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
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

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
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
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
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
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
曠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響然竝臻遂
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撫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諸本
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
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
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
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
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
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
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
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

錯甚至以浙江安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棼
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
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
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
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
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

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竝無桑欽之文

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
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脩官舉人臣戴震

御製熱河攷

攷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
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踏曩或以
熱河爲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攷夫濡水卽
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
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
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于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
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
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于察罕陀

羅海蒙古語察罕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巔

流經固都爾呼達巴罕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罕者嶺也遂名固

都爾呼河西南至于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

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

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熟食達巴罕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

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

沿山莊東北歷錘峯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

之于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

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

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挺卽今鍾峯其曰三藏水卽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爲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敘則不足据今攷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

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
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藏合哉此其敘述錯綜
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
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
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洹水亦名鮑丘水
卽今潮河爲濡
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
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旣會濡
而東入于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
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于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